

此生

张新颖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此生

张新颖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小 序

本书篇什，杂七杂八。或许生活也是这个样子吧，难以齐齐整整。都是这个世纪所写，唯有《平常心与非常心》一篇，是一九九二年的旧文，因想要与新写两篇谈史铁生的文章放在一起，就一并编在这里了。

张新颖

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二日

目录

小 序	I
笔记本	I
此生就是我们最切身的事	33
苹果的报复	39
谐谑式的语调和时代性的精神分裂	45
平常心与非常心	
——史铁生论	50
消失的谈话	
——纪念史铁生	66
以心为底	
——史铁生的文学和他的读者	72

在岔路上听见木珍说话的声音	80
家乡黄金书	84
谷 雨	88
举例说明	90
临窗札记	93
晒太阳	102
脱 化	105
《香港有个荷里活》	108
记不住电影，记住了些别的	111
记 性	115
“恩”与“爱”	118
看 客	121
石秀虐杀潘巧云	124
识 字	128

“嗯，是不错。”

——把 E.B. 怀特书信集当作他的自传来读 ...131

“我很可能什么也没干，除了给鸟儿换水” 147

写这些被生活淹没了的人

——雷蒙德·卡佛和他的小说集《大教堂》.....	151
普希金右臂上的三只鸟	161
斜侧身体站立的姿势	166
“间离效果”	169
釜山一日	171
快乐青春和足球和酒	176
大问题，小问题，足球没问题	180
PAUSE	185
伤痛与恐惧	189
蚂蚁蚂蚁蚂蚁蚂蚁蜻蜓的眼睛	194
和 F4 结婚，及其他的梦	201

笔记本

抽 烟

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句子：“生命就像一支淡而无味的香烟 / 除了把它抽完 / 我一事无成”。

这有点像我的同学乔向东随口说的：“生命就像抽烟，没啥意思，但有瘾。”

“有瘾”说明他过得还不错，事实也正是，说这话的时候他还在读书，还年轻。现在他也许就不会这么说了。

生活至少使得不再年轻的人不开口就“生命”怎么怎么了。后来乔说的只是抽烟，他说：“我们抽烟的人，比同性恋还受歧视。”

有一年冬天在浦东机场，航班误了七八个小时，王鸿生教授忍不住去吸烟室，回来后非常生气，说吸烟室建在厕所旁边，简直就是歧视。我说，王老师，你何必这样较真。他照旧气呼呼的。王老师活得认真，他竟然敢对歧视愤怒。

埋在土里

偶然上网聊天，碰见一个叫洛丽塔的小孩，居然谈到了理想。

我回答她的问题，说我的理想是，好好爱，好好活着。

她问：你多大了？

我说：三十五了。

三十多了还这么说，你不觉得你很失败吗？

是，我确实很失败。

想一想邻居女儿听听收音机 / 看一看我的理想还埋在土里。

多 少

二〇〇二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，小泽征尔担任指挥。乐队成员用不同语言说“新年好”，小泽自己用汉语说：“新年好！”他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的专访时谈到他的音乐追求，他说，我要看看自己对西方古典音乐能够理解多少。多少，他用英语说这个词，how much。这让我想起马克思·韦伯，他说自己以学术为志业，是想知道自己能够承受多少。

多少，一个无限的限度。一个未知的限度。一个不断推进的限度。一个不断逼近、它本身不断后退的限度。它承认限度却又是对限度的不停息的反抗。

文字痛苦的弯曲

你为什么不把句子、段落、文章写得清楚明白？你为什么那么别扭，那么晦涩？你为什么跟读你文字的人过不去？当然了，我知道，你其实是跟自己过不去。可是，

你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？

如果一定要用扭曲的语言，那么这种语言的诚实正在于这种扭曲上，对历史、现实和自身经验的诚实，使得未经虚饰和掩藏的扭曲发生了。雅克·德里达（Jacques Derrida）的见解：“文字痛苦自我弯曲使得历史在获得密码的同时反省自身……而历史则被自身的经验性所规定。”

“如果我的句子是 / 结结巴巴的 / 痛苦扭曲的 / 不细腻不雅致 / 粗糙像麻石 / 千万不要笑 / 这样也许更好 / 你的眼睛 / 擦在这粗糙的表面 / 会燃烧起来 / 火光 / 把我们俩都照亮”（熊秉明）。

结 婚

张健尘说：“爸爸，我刚才结婚了。”

我问：“你和谁结婚了？”

他愣了一下。我说，结婚是两个人的事。

“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啊。哎呀。”他的“哎呀”等于叹了一口气。

他两岁多了，开始接受无可奈何的事。

蝴 蝶

朋友说，仿佛看到一只灰色的蝴蝶在黎明的微光中带露飞翔，谨慎地触碰一些枝叶。

朋友说，对于能深深探测生活每一细微之处的人来说，有什么好和坏呢？

朋友说，你这个典型的画饼充饥的家伙！

春天落叶的树

在异乡，想起我呆了十几年的那个校园里的树，那么普通的一种，那么多年一直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在电话里和朋友谈起，朋友不明白，问：“你到底说的是哪种树啊？”

“那种，就是春天落叶的那种树。”

春天落叶的树，这是我给它的名字。

秋天，研究室窗外的树下，每天都有人来捡东西，通

常是中年妇女，在落叶里扒拉着。捡什么呢？我不经意就能从窗口看到这样的情景。我看着一个人在树下转了很久，再也找不到什么了，就走了。不一会儿又会来另一个人，我想，这个人怕是要失望了。可是这个人仍然会在树下转很久，而且，仍然有收获。等她走了，第三个人来了。我想，这次恐怕真要一无所获了。可是，我又错了。

第二天又有人来。第三天又有人来。后半个月，就这样快过去了。

有一天早晨我从树旁的小路上走过，看见脚下有一颗小东西，就捡起来。这好像是我熟悉的什么，可我叫不出名字。一个朋友来，我就拿了问。她说：“这是橡子。”

天气太好，房间里坐不住，就乘地铁去看海。不可想象，海边的沙滩上，有一把椅子，一把孤零零的椅子，空在那儿，好像是从想象中安落到这片沙滩上的。我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一个下午。

另一次去看海，看到一群斯里兰卡人，在沙滩边上，围着一个铁皮垃圾桶，欢快地又唱又跳。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中年男人把铁皮垃圾桶当成了击打的乐器。这二三十个人，都是残疾人。

我站在边上看。一个只有一只胳膊的青年向我伸出手，对我说：“你好，我们从斯里兰卡来。”

雨后，我忽然想起要去看看那条山泉。水的响声已经变成轰轰的了吧。我看到沟里的水已经把那块平日露着的石头淹没了。

太阳照到房间里的桌子上，我知道，这个时间它照在桌角那本书的封面上，过三十分钟，它会移到桌子另一边的那只杯子上；再过一个小时，它会斜向墙上的挂图。

这是我所关心的事。

拓塹与盘炕

漫天飞雪与热乎乎的大炕，能够让人直接联想到中国北方。在寒冷的晚上和异乡临时的住处，读张炜写炕的短文，慢慢想起小时候的一种劳动。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种劳动；而这种劳动，现在基本已经消失了。

我说的是拓塹。炕由塹盘成，而塹，是拓出来的。拓塹差不多是北方农村最重的劳动，哪家拓塹的时候，通常全家男女老少都上的。先要预备泥土和麦秸，有人一担接

一担地从井里挑水，供把泥土和麦秸搅拌、和匀用。搅拌调和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需要各种农具，最好的农具是人的两只脚，站到湿泥里踩，要踩得有力，仔细，耐心。泥料和好了，一边有人挑到做模型的木框子里，一边就有另一个人，用两只手把泥料在木框子里弄实，边边角角都要照顾到，然后抹平，把木框子提起来，就拓出一块塍了。塍有大小厚薄之分，盘炕的时候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塍块。

拓塍要捡个好天气，一天两天晒不干，忽然遇上一场雨，一家人累得腰酸背疼干了一天的活，就瞎了。

盘炕就不是大人孩子都能参与的活了。这是个技术活；干得好干得坏大有讲究。最基本的是要牢固，这个不难；难的是这炕要盘得好烧，一烧就热。烟要抽得出去，否则一烧火屋里就是烟火味了；但又不能抽得太厉害，太厉害的话烟火就顺着炕道烟囱被抽走了，费很多柴草炕还不热。一年四季刮东南西北风，盘得不够好的炕，往往刮这个方向的风的时候好烧，刮那个方向的风不好烧。好炕，就随便你东西南北风。

一般每年都要拓塍盘炕。为什么要年年这么劳累麻烦呢？因为需要喂庄稼。

一年的烟熏火燎，壅就变成土地的肥料了。到了时候，家家户户打炕，把已经变得黑乎乎的壅捣碎，撒到田地里去。哪家的炕好几年没打，就是一铺老炕，老炕的壅，肥力大。

现在北方农村还有炕，可是大多不是用壅盘的，而是用砖垒的。所以我说，拓壅这种劳动，差不多消失了。这种砖炕不坏就不用打，打下来的破砖头有什么用呢？反正现在的庄稼都用化学肥料喂。

没有想法

在一个很严肃的场合，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如实相告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。

朋友指责说，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想法呢？大家都有，你怎么可以没有？

我也说不出怎么可以，没有，我也拿自己没办法。

其实，现在，有思想有想法的人太多了，而且是很多的人对很多的问题都有思想有想法。他们表达得那么理直气壮，活得那么理直气壮，真的很让人羡慕。在思想和想

法的包围中，一个没有想法的人，很羞愧，很可耻，很难。

生活也被密密层层的想法和思想包围住了。生活，在那些思想和想法的围困中，显得羞愧，可耻，艰难。

你们这些有思想有想法的人，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吵死了。

火 柴

这里的饭店、咖啡馆、酒吧，出门的地方，一般有小东西可拿，糖果、火柴之类的。通常会带走一盒火柴。

如果谁说一根火柴能够照亮一个人的一生，这个谁就太夸张、煽情、没有边际或者什么的了。可是无聊时我会想这样的经历：

童年，美丽而忧伤的景象，安徒生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；

少年，革命传统教育，王愿坚《七根火柴》；

青年，恋爱，情书：寄走的情书像划着的一根火柴，燃得很旺，你以为这燃烧着的火焰经过千里万里到达对方时，仍然燃烧着，而且仍然很旺；

这之后，你看到，譬如说穆时英的《夜总会里的五个

人》，坐在一角，闷闷地把整盒火柴一根一根折断；

这之后，你又看到，譬如说那些年轻的孩子们，他们小时候也读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，所以现在，他们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、态度、生活、问题，他们有自己的 DV 电影《卖女孩的小火柴》。

可 怜

我不太喜欢他导演的电影，可是那天电影结束后他说的很多话里，有一句我记住了。他说：所有在爱中的人，都是可怜的。

我又想，如果他说，所有在爱中的人都是幸福的，这就是一句平庸的话。平庸的话会把说话人淹没掉，而他用那不同凡俗的意见显出了自己。可是，平庸的话，会把说话人淹没掉的话，多好啊。也许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，这样的才能是令人不舒服的才能。

有这样才能的人是可怜的人，他会因为看到爱的可怜而失掉爱的幸福。